

听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的回音

熊玉平

▶▶ (接上期)

曾经的困惑

我出生于1971年，曾祖父熊渭清在1972年农历十月去世，所以他认识我，我却不认识他。

上小学前，母亲就教我唱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。1987年，我初中毕业，考上桑植一中，父亲告诉我，曾祖父写了两首歌：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和《桑木扁担软溜溜》，其中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是给了报酬的，《桑木扁担软溜溜》里的“得儿”是花舌。可我不在意，因为在当地传说中，曾祖父到处给人看屋场，测坟地，带有迷信色彩。人们还说我从龙潭坪头一拨考上了一中，是曾祖父的坟地埋得好，让我很反感。在逆反心理作用下，我一度放弃学习，想看看祖坟到底起不起作用！结果成绩可想而知。毕业时，高考分数都没看，是同学向正美帮我看分并填的志愿。

高中期间，看到一种类似磁带歌词的宣传册，上面《桑木扁担软溜溜》的作者写的是熊渭清，而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写的是桥自弯民歌。我问父亲为什么这样？父亲回答：可能桥自弯唱的人多，录歌的人以为是那里的人写的。

1990年，我考上益阳师范专科学校，大学音乐教材上有这首歌，但歌词最后一句变了。我问父亲原因，父亲说：应该是记歌的人改的，觉得“钥匙开锁”有些庸俗，上不得书。父亲只有小学四年级文化，但这个解释我至今仍然认同。

此后，陆续听到或看到各种关于这首歌曲的解读，以及各种版本的说法和唱法。最早的说法，是桥自弯朱耀榜演唱，默认是他的原创。后来有说贺锦斋创作，还有说是戴桂香创作的。我很想把父亲的话告诉别人，但不知道该告诉谁，也不知道用怎样的方式。如果贸然写篇文章，搞不好落个贻笑大方的下场。

多方寻访溯源

2022年1月27日，初中同学马继品给我转发了一个视频，一位演讲者说：湘西人民习惯用相互依偎的马桑树和灯台树比喻爱情。这一下子击中了我内心的神经：这不扯淡吗？品种不同，也可以谈恋爱吗？冷静下来又转念想，还是要感谢人家，人家远隔千里，仍然惦记着桑植民歌，宣传桑植，我有什么理由责备人家呢？我要责备的只该是自己，没有早些下定决心去做早想做的事。

当下，我要马继品帮我找90岁以上的老人，我一个个去问，就算这首歌与曾祖父熊渭清没有关系，我也算尽到了溯源之心。马继品说：巧了，我妻子的外公杨光华今年95岁，我带你去试试看。

第一次来到红军村，我问杨光华老先生：您知道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这首歌吗？杨老答：龙潭坪哪个不晓得，谁不晓得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是棕包水并熊禄先生（熊敦禄的昵称）写的，大名熊渭清，号飞龙先生。



本文作者。

他只会哼唱，不会记谱，是跑到廖家村苗寨找人记的谱。

那我曾祖父和贺龙会不会有接触，贺龙到过桥头（组成红军村的原桥头村，杨光华所在地）没有？我问。

贺龙肯定来过。1928年润二月初二，我刚满周岁，他抱过我。贺龙和你曾祖父肯定有来往，你曾祖父文化高，贺龙喜欢的就是那样的人。杨老回答。

虽然从杨光华老先生处得到了明确的答案，但更激发了我去探求曾祖父熊渭清的人生轨迹和历史故事。为此，在一年多时间里，我遍访和他有一定关系或了解他的人。

在四方溪，我见到撒叶儿嗬国家级传承人周纯勤（78岁），他讲起1956年在龙潭坪读书时，看到省里来人向熊渭清采集民歌的情景，还给我唱起熊渭清写的《婚姻歌》，但已唱不完整歌词。

在大洞堡，我见过杨祚言（92岁），讲起熊渭清奉命写歌收报酬的事。殷光勋（88岁），给我唱熊渭清写的《十劝歌》，劝人莫抽鸦片。

麻堰潭的符光冒（84岁）和唐西望（89岁）都是熊渭清的学生，他们一起回忆了熊渭清办学的八个地方：三湾田、麻堰潭、金日塔、粉墙湾、邓家湾、竹垭、黄茅垭、龙潭坪，并

能回忆起三首熊渭清教的诗，其中两首是原创。

他俩还告诉我，关于歌曲的问题，找麻堰潭的庾祖雄老师，他爱好音乐，应该有所了解。

随后，我在县城拜访了庾祖雄老师（75岁），他曾向我祖父熊本开（熊渭清长子，没读过书，擅长唢呐、篾匠、画匠）学习唢呐。他说，熊渭清曾把私塾办到他麻堰潭家里，他兄弟五个全是熊渭清起的名。1978年，他参加一次民歌收集，认识了白诚仁，是省音协主席，还有唱《挑担茶叶上北京》的何继光。他给我讲起五道水姜菊香和瑞塔铺彭福香把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唱到人民大会堂的事情，讲起尚生武和向佐绒唱这首歌的事情。还给我提供了早期和当年收录歌曲的版本，其中有熊渭清的一首不大被重视的歌曲《十二月花节》。

赶坪村郑家坡的郑敦才（85岁），是熊渭清在粉墙湾的学生，至今记得熊渭清和响水洞朱博安、白竹坪马明子、空壳树朱玉瑞（可能是打鼓泉人）等许多人的一些故事，还知道熊渭清是谷梅桥的书法学生，称其“梅体”，给人写匾4块光洋一个字，给贺龙写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据说给的28块，最后好像只象征性地收了4块表示一下。

我先后拜见了白竹坪村住六县联合政府遗址院内的王玉山（92岁，我同学王兵的父亲）、龙潭坪岩壁湾的刘庆斗（89岁）、红军村的彭贤和（92岁）等数十位知情者，每一位受访者无不为了熊渭清的才学和人品赞叹，多次确认《马桑树儿搭灯台》与熊渭清的种种联系。

一些想说的话

这首歌流传甚广，经过了历史的洗礼，版权等问题已不重要，尽管如此，如今关于歌词释义，关于挖掘红色文化，再论这段往事，弄清出处，正本清源，还是非常必要的。传承，才是文化的内核。

歌词上文有“你个儿移花别处

栽”，所以下文“春天不到花不开”，形成照应，从歌词上讲很合理，但是从诗词角度上讲，重复雷同少了跳跃，会少些韵味；再者，“春天不到花不开”，也能表达痴情的等待，也很应景，画面也很美好，但意境有些缺失，因为每年都有春来到，每年都能有花开，对爱情的唯一性、排他性、长效性，都有损伤。

我个人建议，在纪念以贺龙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场合，尤其有贺锦斋同志在内的场景，就唱贺锦斋版，因为故事本身就包含了戴桂香在内红嫂的爱情。没有戴桂香的传唱，这首歌也不会焕发那么伟大的光芒。

朱耀榜（1922-2009）版，从历史上讲，排在后面。但从传唱的广度上，却具有极大贡献，并且他也有自己的创作部分。在前人基础上创作，无可厚非。添加的部分，和原创部分不是很协调，向死而生、不爱为爱才是本意，为模范受人夸去当红军，不会是当年革命前辈的出发点，是很伤意境的。但这个版本包含了很多前辈为桑植民歌传承付出的大量心血，把这首歌确认为桥自弯民歌，也没有问题。

这首歌最早被五道水姜菊香、瑞塔铺戴福香唱到北京。2003年，宋祖英在维也纳演唱。2006年，桑植民歌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，这首歌被很多歌手演唱，以及多次被改版，比如《魅力湘西》改编版，阿朵改编版，都有很强的艺术魅力，受到广泛欢迎。每一位的演唱，都再次赋予这首歌曲新的魅力。传承，才是文化的根。

（熊玉平，土家族，桑植四中教师，湖南省作协教师分会会员，张家界市作协会员，张家界市天门诗社理事，桑植县澧源诗社常务副社长。文章有删节，未完待续。文章纯属作者个人观点，不代表本报立场。若有异议，请与作者沟通或通过本报代转作者。）



作者和大洞堡村民及杨祚言（93岁，前右）在一起。



作者和杨光华（50年在老党员勋章获得者）在一起。